

# 院藏不丹唐卡裝襯織品材料分析與修復

■ 蔡旭清

此幅為南院今年9月舉辦的新入藏展的展品，主題是不丹竹巴噶舉祖師藏巴甲熱·益西多杰（gtsang pa rgya ras ye shes rdo rje, 1161-1211）<sup>1</sup>及其相關傳承的唐卡，被認為其配置圖內容皆有祖師題記，是相當完整的竹巴噶舉祖師傳承圖。<sup>2</sup>

至今大多數的唐卡研究討論，多著墨在畫心繪畫形式，而材料與方法、裝潢形式與裝襯材料較少被討論，但唐卡需要最終的裝襯才能成為完整垂掛式唐卡的形式。本文以此院藏不丹垂掛式唐卡的裝潢結構，一一分析每層織物的組成並提供相關的織物信息，同時詳實記錄文物狀況與修復過程。

## 裝潢的形式

筆者在此以裝襯稱呼唐卡裝潢中的鑲裝織品，而不用裝裱二字，因為裝裱一詞在中式裝裱有以糝糊裱襯塗裝的意思，而唐卡的裝潢形式中，所有織品並無任何糝糊塗佈，完全以織品縫鑲襯料，故全文以裝襯稱之。

竹巴噶舉為不丹國教，此件描繪不丹竹巴噶舉祖師傳承圖。在風格方面，據鍾子寅助理研究員提供的資訊：承襲西藏新勉派畫風，敷色艷麗，喜用描金鉤花，略有圖案化傾向，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不丹唐卡典型風格，相似作品可見於 *The Dragon's Gift: The Sacred Arts of Bhutan* 一書中。<sup>3</sup> 鍾子寅並認為此件是原裝原裱。在此前提下，是否此件的裝潢形式可以作為不丹唐卡的典型或僅是單一案例？由於修復時需有較為明確的裝潢部位名稱，故有必要先進行本件裝潢形式的探討。

若依葛婉章〈筆繪唐卡的保存傳統與發

展〉中的研究分析，此件唐卡可以歸類為漢式裝襯風格，但再詳閱羅文華〈清宮唐卡繪畫與裝裱的機構及流程〉一文，對比了清宮造辦處與西藏樣式名稱的不同；另回溯蕭依霞碩士論文中對於藏式裝潢風格的田野調查，推論本件唐卡並非早期較簡易的尼泊爾式裝襯（圖1），<sup>4</sup>而應屬於藏式樣式。本件遮有佛簾（唐簾），佛簾主要為裝飾作用，也有保護唐卡的功能，除此之外亦有宗教上神聖空間的意涵。平時是放下垂掛著的，在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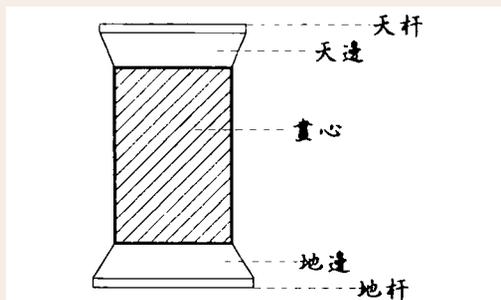


圖1 尼泊爾式裝襯方式 取自葛婉章，〈筆繪唐卡的保存傳統與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4卷4期（1997夏），頁98。

的佛事儀軌時才將佛簾掀開，往上捲收成如花朵的樣式，置於掛繩上（圖2）。楣杆在藏文譯為唐木或唐杆，此件的楣杆是上寬下窄略成倒三角型的扁木條，兩端有削去木頭倒角的痕跡。（圖3）本件的佛簾縫在上方楣杆中間（如圖4-2），與羅文華〈清宮唐卡繪畫與裝裱的機構及流程〉文中所述其縫在楣杆下方不同。此件佛簾未縫有兩條一般在中式書畫裝裱中稱為驚燕的彩帶。楣杆上有兩個金屬掛環，清宮多為鐵環，<sup>5</sup>但此件無法得知其材質；其金屬環穿透包布與木杆，應該是最後釘上。通常清宮在鐵環上繫有高麗紙簽，本件雖非清宮舊藏，但在金屬環上卻有白色棉布簽（如圖4-1～5），兩個金屬環上各繫有橘紅色綢帶，稱為花滌子，花滌子中間多縫一條與花滌子同樣材質的橘紅色綢帶，應



圖2 不丹 竹巴噶舉祖師藏巴甲熱·益西多杰及其相關傳承唐卡佛簾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3 楣杆藏文譯為唐木或唐杆，是上寬下窄略成倒三角型的扁木條，兩端有削去木頭倒角的痕跡。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4-1 楣杆上有兩個金屬掛環，環上則為紅滌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4-2 楣杆上的金屬掛環，環上則為紅滌子與綁有布簽。黃色綢布為佛簾，縫於杆上中間位置。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5 金屬環上所繫的白色棉布簽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是做為懸掛被掀開的佛簾之用，並且兩條花緞子也是唐卡捲收時最後的綁帶。

圖6為掀開佛簾後的唐卡本層，含有唐卡畫心、紅黃彩虹鑲邊及外圈鑲襯料。唐卡的鑲邊工藝複雜多樣，亦有其彩虹寓意。最接近唐卡畫心是紅黃彩虹鑲邊，清宮檔案記載在清宮所製唐卡的彩虹鑲邊稱為牙子，牙子顏色多可自由搭配，但藏語稱其為紅黃彩虹也意味著多以黃紅兩色為主，本件符合此特徵。最外圈鑲邊上端為天池、下端為地玉，以及左側幅與右側幅，地玉的中央縫有象徵唐卡之門的唐門。在地玉下方有裝卷杆，其藏文名稱與楣杆相同，都稱為唐木或唐杆，裝卷杆長度與體積比楣杆大，為圓柱狀。裝卷杆兩端裝懸有軸頭，本件軸頭為金屬材質，



圖6 唐卡本層，含有唐卡畫心、紅黃彩虹鑲邊及外圈鑲襯料，唐門及裝卷杆。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

應有金剛杵之意。背面的襯布較少被討論（圖7），此部分將於後節的文物狀況檢視中詳述。

### 修復前狀況

本節重點為觀察裝襯織品的結構與紋飾，與文物的劣化狀況，作為修復前的文物狀況檢視紀錄。

#### （一）佛簾（唐簾）

首先觀察唐卡最上層佛簾（唐簾）。（見圖2）佛簾中間分為三塊黃地卷草紋暗花緞，右邊為暗花緞的正面，長166公分、寬138公分，左邊接縫的是同一塊暗花緞的背面：長166公分、寬53公分，最左邊再接縫一長166公分、寬3.8公分的暗花緞正面，為何需要正反雙面縫合在一起，不得而知。（圖8-1、8-2）黃地卷草紋暗花緞的左右兩側各縫有寬

8.4公分的紅地平織絲布條，最外側是寬12公分的綠地平織絲布條，兩片布條間都有3.8公分寬相疊縫製處，將遮蓋部分掀開可以看到面料原來尚未褪色的色彩。

（如圖9-1、9-2）織物結構健康，但在上緣靠近楣杆處，有一片深色污漬（圖10），通常佛簾汙漬是受到薰香燈油燃燒時產生空氣微粒造成的汙染。汙漬大都會在唐卡的下緣，此件汙染卻在上緣，其劣化的原因，還待進一步



圖 7 | 唐卡背面現況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步探討。

## (二) 鑲裝織品

掀開唐簾後，可以看到唐卡的鑲裝織品（圖 11），唐卡畫心四周的牙子為紅黃色彩虹，紅色部分為紅地卷雲紋妝花緞，黃色部分則為黃地卷雲紋妝花緞。牙子外面是鑲邊，鑲邊上稱天池，下稱地玉，左側幅與右側幅都為藍地壽字八吉祥紋妝花緞，有吉祥祝壽之意。天池左上長 75.8 公分、寬 28 公分處，竟然也是使用同一塊妝花緞反面縫製，原因亦無從探究。織物結構健康，僅在彩虹下緣靠近唐門處，有多處黑色斑點。<sup>6</sup>（圖 12）

## (三) 唐門

鑲邊下緣地玉中央縫有一類似補子繡品作為唐門（唐卡之門）。唐門與彩虹之間並



圖 8-1 | 縫線左方為黃地卷草紋暗花緞背面，右邊為暗花緞正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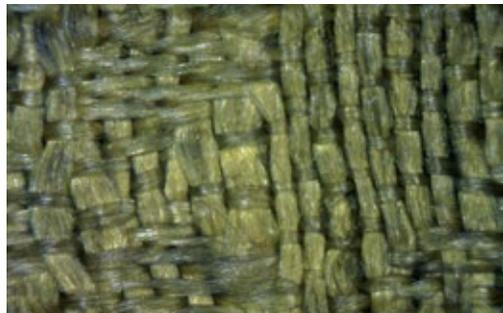


圖 8-2 | 黃地卷草紋暗花緞織物在顯微放大鏡200倍下的放大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9-1 | 兩片布條間都有3.8公分寬相疊縫製的遮蓋處，將遮蓋部分掀開可以看到面料原來尚未褪色的色彩（箭頭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9-2 | 紅色布條於顯微放大鏡65倍，UV燈下有螢光反應，可能是紅花染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0 | 在上緣靠近楣杆處，有一片深色污漬。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1 | 唐卡的鑲裝織品，以紅黃兩色織物縫製而成，紅色為紅地捲雲紋妝花織。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12 | 彩虹下緣靠近唐門處，有多處黑色斑點。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無距離，意味著此件唐門的位置並非如其他西藏樣式唐卡的唐門居中。刺繡品長 28.5 公分、寬 28.7 公分，近乎正方形，清代補子的長寬約 30 公分，從尺寸來看，此件的唐門非常接近補子的大小；上面圖案形式，應該是麒麟神獸（或獬豸）紋（圖 13），中間滿繡，畫面約三分之二面積以金屬包線釘繡，圖 14-1 顯微放大圖中，可以清楚看到金屬包線的組成：最外層是金屬箔黏貼於紅紙上再切成細條，中間包裹絲芯。整條金屬包線製作非常纖細，寬度僅 352.892 $\mu$ m（微米），如此細緻的金包線工藝，製作相當精巧。（圖 14-2）圖案上金屬包線的區域主要是釘金線的



圖 13 | 鑲邊下緣地玉中央縫有一類似補子繡品作為唐門（唐卡之門）。圖案形式，應該是麒麟神獸（或獬豸）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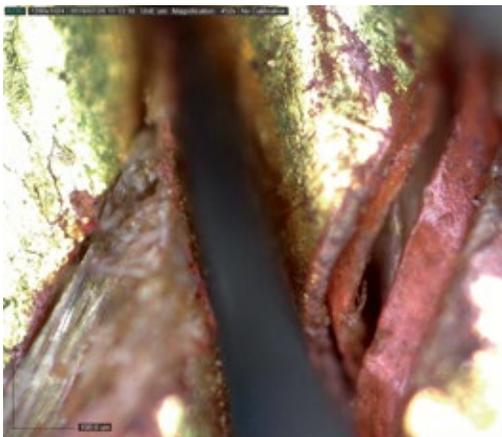


圖 14-1 顯微放大425倍圖中，可以清楚看到金屬包線的組成：最外層是金屬箔黏貼於紅紙上再切成細條狀，中間包裹絲芯，金屬包線非常細。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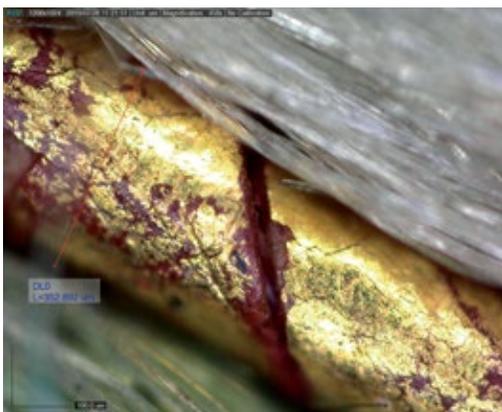


圖 14-2 金包線寬度約 $352.892\mu\text{m}$ （微米）。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



圖 15 顯微放大60倍圖，繡品下方如意紋處用了如打籽繡的刺繡方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復紀錄

刺繡技法，圖案金屬包線外的區域則多是長短針刺繡法滿繡，而此件特別之處是繡品下方如意紋處（圖 15）用了如打籽繡的刺繡技法，別有風味。雲朵紋的輪廓邊緣則是另以暗黃色繡線框邊，與下方海水石崖以金屬包線釘金繡框邊不同，特異其趣。

#### （四）楣杆、裝卷杆及軸頭

楣杆與裝卷杆，皆被稱為唐木，材料多為杉木。本件楣杆因後面的襯布破損嚴重而露出木頭部分，木頭屬於典型的型式（圖 16），上寬 0.8 公分、下寬 0.5 公分，為上寬下窄略成倒三角型的木片棒，整支木棒長 98 公分略寬於天池布寬度，推測是否因為杆長比天池寬度還長，所以造成懸掛時產生的拉力，而導致楣杆兩端織物破損，而裝卷杆與軸頭並無任何劣化狀況。

#### （五）背面襯布

唐卡的背面襯布是很少被討論的部分，通常唐卡背面襯布多以棉布為主，據蕭依霞碩士論文的田野調查，較早期的唐卡也會使用麻布做為背襯。背面裝襯的形式在葛婉章〈西藏唐卡的宗教本懷〉一文中提到：典型的背襯是中央開窗的型式，本件確實符合此款。（見圖 7）背襯鑲邊若與前面鑲邊對應，也有上下左右幅：上幅由三塊布拼成，分別為中間寬 82.6 公分、左邊寬 7 公分、右邊寬 8.4 公分，長都是 35 公分。左幅、右幅各寬 17.6 公分、長 80 公分。下幅亦為三塊布組成，由左至右分別為寬 10 公分、76.5 公分、8 公分，長（包含軸寬）皆為 44.5 公分。經由顯微放大觀察背襯鑲邊，為經緯密度較為疏鬆的平織物，線為撚得很鬆的 S 撚。（圖 17）在 500 倍顯微鏡下觀察纖維縱剖面，很難判別其纖維特徵，初判是麻纖維（圖 18），但



圖 16 典型的唐卡權杆多為上寬下窄略成倒三角型的木片棒。取自 Boyer, Marion. *La peinture Bouddhiste Tibétaine : découvrir, comprendre et conserver les thangkas*. Paris: Eyrolles, 2010,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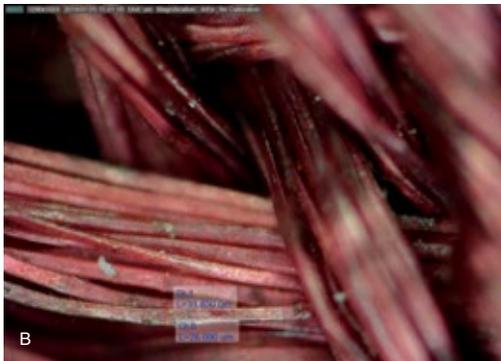


圖 17 經由顯微放大觀察背襯鑲邊，為經緯密度較為疏鬆的平織物，線為撚得很鬆的S撚。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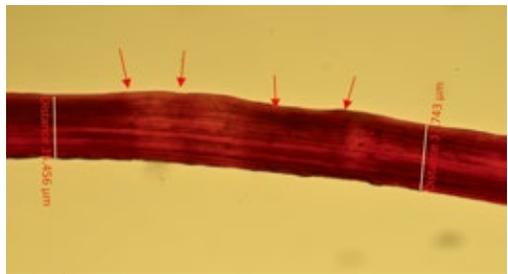


圖 18 500倍顯微鏡下觀察纖維縱剖面，其特徵很難判別，初判應是麻纖維。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節點並不明顯，而深色（黑色）的點堆積與並排多束，有麻纖維的特點，再觀察橫剖面，可以看到多束在一起的麻纖維特徵，但可能因為纖維被染色的原因，其細胞中腔並不明顯，未來可以使用其他科學分析方法來更明確的判定纖維種類。

#### 修復方法

天杆織物破損部份共有三區（以 A、B、C 區說明），（圖 19）分為兩種步驟修復。

第一步驟：如圖 20，A 區先拆除不當縫線，再以少許水氣加濕平整破損纖維，待纖維軟化回溯平整後，襯入已經染好（與待修復織品相近色）的補襯材料如圖 21 作為加固層。此次襯補材料選擇組織結構較為疏鬆的絹絲織品（經緯密度為 1:1），雖然本應以初判為麻織物的材料來補襯，但目前能找到的市售麻織物組織結構都太過強壯，若補襯於受損部位則拉力太大，雖有相同材質的固定作用，



圖 19 天杆織物ABC區修復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0 A區先拆除不當縫線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1 A區襯入已經染好與待修復織品相近色的補襯材料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2 B區拆開下緣縫線，夾襯入補襯織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3 下緣為放入襯補布而拆開的原藍色線亦縫合復原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卻也可能造成未來與原織品互相拉扯劣化的危險，故此次選擇與原織物不一樣的材質來作為補缺的材料，並以絲織品的受染方式染成。圖 22 為 B 區拆開下緣線，夾襯入補襯織品固定補襯片與原織物後，圖 23 重新縫合下緣縫線。C 區除了不需拆除不當修復縫線外，

與 A 區方法相同。此案縫合線有 2 種選擇：分別是將專用於織品修復的生絲線，將其去膠煮熟成熟絲後與補襯材料一起染整成與受補文物相近之顏色。另一亦是常用於織品修復的線材：Skala 360，此線材成份是 100% 聚酯纖維 (Polyester)，經試縫之後，選擇後者，因



圖 24 以未染色的疏薄絹製成 a、b、c 三種樣本。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為前者絲線的單點拉力太強，在缺口縫合時，容易因拉力起皺，而織品修復基本精神在於縫補時以最少縫針數給予文物最大的保護，最後選擇較為中性的聚酯線作為縫線。

第二步驟：將補襯材料加固之後，用染好顏色的專用於織品修復的疏薄絹（Crepeline）做成膠膜。疏薄絹是經緯密度 1：1、平織、100% 真絲，屬較為疏鬆的絲織品，用於脆弱織品的背襯或覆蓋於脆弱織品上，作為加固保護之用。以染絲的方式染整，染色膠膜製作之前，先以未染色的疏薄絹製成 a、b、c 三種樣本（圖 24）a、b、c 皆為 7.5% 水溶液，a 為 Lascaux 303HV，b 為 Lascaux 498HV，c 則是 klucel G，實際貼合試驗後，以 b 樣本的黏著性與黏貼度最適合此次案例。將染色製作好的疏薄絹膠膜裁切成寬 1 公分，長度適中的纖維膠條，以溫度不超過攝氏 70 度的小熨斗，燙熨貼合。（圖 25、26）

此案另一需要修復的區域則是唐卡正面唐門上脫落的金屬包線需重新加固。（圖 27）步驟一，先找回脫落金屬包線的原盤釘的圖案軌跡，以 000 號昆蟲針固定散落的金屬包線。再將金屬包線按其圖案以釘針法縫回。步驟二，選擇釘縫線材料：此件唐門的金屬包線寬只有約  $352.892 \mu\text{m}$ （微米），十分精細，參考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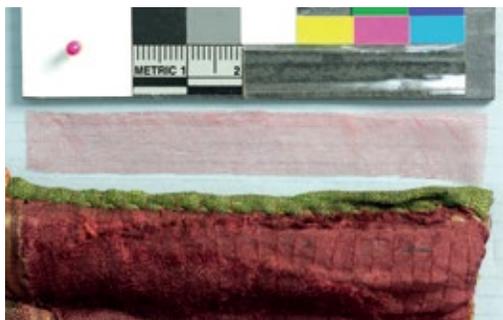


圖 25 將製作好的染色疏薄絹膠膜裁切成寬 1 公分，長度適中的纖維膠條。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6 以溫度不超過攝氏 70 度的小熨斗，燙熨貼合。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14-2，放大顯微鏡下的金屬包線，其固定釘針縫的線也非常纖細，於是重新釘縫的線即選擇用於織品修復上的 Hair silk（100% 真絲）絲線作為修復之用。選擇 Hair silk 縫補時的線跡看起來不會非常明顯，但一根 Hair silk 是由四股絲線撚成，對比於原釘線仍然稍顯過粗，於是將四股絲線撚成的 Hair silk 朝相反的撚向退撚，抽出單股的絲線。然而繡片本身的厚度，以及已經將其加襯並置於藍地壽字吉祥文緞上，若以直針縫補，直針的針距較長，無法能有如原繡片上的窄針距，於是選擇手術用 03 號彎針按原針距（約 0.8 公分），將脫落的金屬包線重新按原針孔的痕跡釘縫固定回去。（圖 28）

## 小結

垂掛式唐卡在保存與展示上都是難題，



圖 27 唐卡正面唐門上金屬包線脫落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 28 將脫落的金屬包線重新釘縫回去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劣化形式大多相同，破損區域都集中在背襯上方穿楣杆處，推測應是垂掛時的拉力，讓兩端布受重力以後與木桿摩擦而受損，而背襯縫為一長筒狀，將楣杆穿入時並沒有施以任何黏著劑，縫襯時卻將布繃得很緊，而這緊繃的力量是否也是使兩端襯布纖維較容易劣化的原因？值得日後繼續追蹤觀察。

織品類文物因纖維脆弱與材質複合的特點，使其在保存上的難度相對較大，本案例修復的方式，綜合了補襯布縫針加固法與膠膜加固法，這兩種方式通常分開、擇一使用，

但因為此案破損位置將是未來展示懸掛時的力量支撐點，於是需要雙重保障，故將兩種方式併用。織品修復加固時，因文物材質與強度等現況，採用合適的工具、材料及恰當的針法，選擇黏合劑的濃度等都是重要的修復方針，此外縫補針腳的疏密對文物的保存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修復過程中，充分地考慮每一個細節與判斷，是文物修復最重要課題。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 註釋

1. 竹巴噶舉創立者，被後世追認為一世竹千。
2. 本篇文物基本典藏訊息與資料皆由本院助理研究員鍾子寅提供
3. Terese Tse Bartholomew and John Johnston eds., *The Dragon's Gift: The Sacred Arts of Bhutan* (US: Serindia Publications Inc, 2008), PL. 73, 86, 88, 89.
4. 葛婉章，〈筆繪唐卡的保存傳統與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4卷4期（1997夏），頁85-138。
5. 羅文華，〈清宮唐卡繪畫與裝裱的機構及流程〉，《中國藏學》，72期（2005），頁78-82。
6. 羅文華，〈清宮唐卡繪畫與裝裱的機構及流程〉，《中國藏學》，72期（2005），頁78-82。

#### 參考資料

1. 葛婉章，〈筆繪唐卡的保存傳統與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4卷4期，1997年夏季，頁85-138。
2. 葛婉章，〈西藏唐卡的宗教本懷〉，《故宮文物月刊》，152期，1995年11月，頁114-127。
3. 蕭依霞，〈筆繪唐卡的工藝技法與保存維護〉，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2007。
4. 羅文華，〈清宮唐卡繪畫與裝裱的機構及流程〉，《中國藏學》，72期，2005年，頁78-82。
5. Boyer, Marion. *La peinture Bouddhiste Tibétaine : découvrir, comprendre et conserver les thangkas*. Paris: Eyrolles, 2010, 58.